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攀升全球产业链的路径分析

姚战琪^a 程 蛟^b 夏杰长^a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b. 研究生院 北京 100836)

摘 要: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审视,并结合中国典型的服务外包聚集地——宁波的服务外包产业进行价值链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粗具规模,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实力并不强,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为了真正摆脱“低端道路”的束缚,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必须努力寻求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服务外包发展道路。通过培养适合服务外包企业发展需要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培育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高端环节的大企业,以及发挥上海、北京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辐射作用,可以使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尽快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关键词: 服务外包产业; 全球价值链; 产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 F2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2010)01-0053-04

一、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现状

服务外包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和服务活动深入参与国际分工的产物,是深化专业分工、提高效率、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发展服务外包不仅有利于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对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促就业”等发展目标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相对于印度、爱尔兰等国,中国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方面起步较晚。但由于在生产成本、基础设施、配套能力、人才储备和市场潜力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因而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和服务外包的主要承接地。近年来,世界服务外包产业呈现加速向中国转移的迹象,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也迎来了高速增长的良好局面。根据商务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以承接离岸外包业务为主的企业约3301家,从业人员52.7万人,实现服务外包营业额46.9亿美元。2009年1—9月,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3287家,新增从业人员58.5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金额126.9亿美元,同比增长212%,实际执行合同金额73.4亿美元,同比增长170.2%。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良好发展态势不仅没有受到较大影响,反而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另据麦肯锡的预测,2010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可实现产业收入180亿美元,服务外包对中国GDP增长和服务业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和10%;2015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收入将突破560亿美元。

虽然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行业集聚度低,服务外包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缺少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二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缺少自己的服务品牌,也缺少对企业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发包方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承接能力了解不足。三是国内企业的发包意识不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离度有待提高,以致国内市场未能成为带动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柱。四是缺少相关技术、管理人才,特别是具备相关经验的管理者和市场开拓者极为匮乏。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面对国际分工时需要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以什么方式加

收稿日期:2009-11-11

作者简介: 姚战琪(1971-),男,陕西眉县人,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从事服务经济研究;程蛟(1983-),男,黑龙江伊春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全球产业链研究;夏杰长(1964-),男,湖南新宁人,研究员,从事公共财政与宏观经济研究。

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低端的国家的产业升级;二是如何克服地方性产业集群低层次竞争,以及如何利用产业集群支持企业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1]。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价值链自动升级理论^[2](Gereffi),这是一种较为乐观的观点。与之相对应的是 Gramer 提出的“宿命论”观点^[3],这种观点认为,欠发达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Humphrey 和 Schmitz 则认为,在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受到发达国家的买方所压制,或者“被俘获”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难以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根本不存在实现本土企业价值链升级的“自动”实现机制^[1]。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实践证明,在价值链升级问题上的“自动实现论”和悲观主义的“宿命论”都是不可取的。仅仅依靠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方式和制度体系是无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的。即使个别领域可以实现产业的“自动”升级,但升级后的产业依然处于价值链相对低端的位置,无法占领价值链的高端。虽然总体上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实力不强,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自我创新能力,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方面的投入,选择适当的方式和领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领域,是可以冲破“对‘低端道路’的路径依赖”的^[1]。与此同时,服务外包产业采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重点提高在研发、设计、技术服务、营销和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核心竞争力,既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也可以将服务外包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另一方面,加速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遵循不同驱动模式的全球价值链的市场竞争规则,实现地方产业升级,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支持企业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服务外包价值链的动力机制与制造外包的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类似,其动力机制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由承接方驱动,二是由发包方驱动。承接方驱动的动力机制是指由承接方拥有垄断地位、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的服务外包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专业服务逐步推动市场需求,不断谋求拓展服务外包业务。发包方驱动的动力机制是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稳定营销渠道等核心资源的企业,为降低成本,改善企业适应性,使企业资源集中到具有核心优势的环节,并将非核心环节进行分离,发包给其他企业,从而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

发包方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和承接方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价值形成过程中,附加值并不是均匀地或线性地分布在从承接环节到发包环节的过程中。在发包方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价值增值份额偏向于发包环节,从承接环节向发包环节转换过程中,价值的边际增值率是递增的;承接方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情况正好相反,其主要价值增值份额偏向于承接环节,从承接环节向发包环节转换的过程中,价值的边际价值增值率是递减的。

由于服务外包所涉及的行业众多,很难利用上述两种动力机制解释全部服务外包行为。除了承接方驱动与发包方驱动产业链条外,有些服务外包行业的产业链条处于二者之间,即同时具有承接方驱动与发包方驱动的特征。在这种混合型的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下,产业链条的价值增值在承接环节和发包环节都有偏重。在承接环节向发包环节转变的过程中,边际价值增值率首先呈现递减趋势,随后又呈现递增变化,这种价值分布曲线类似于通常的“微笑”曲线。针对不同的价值链驱动模式,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轨迹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点将在下文结合实证案例进行具体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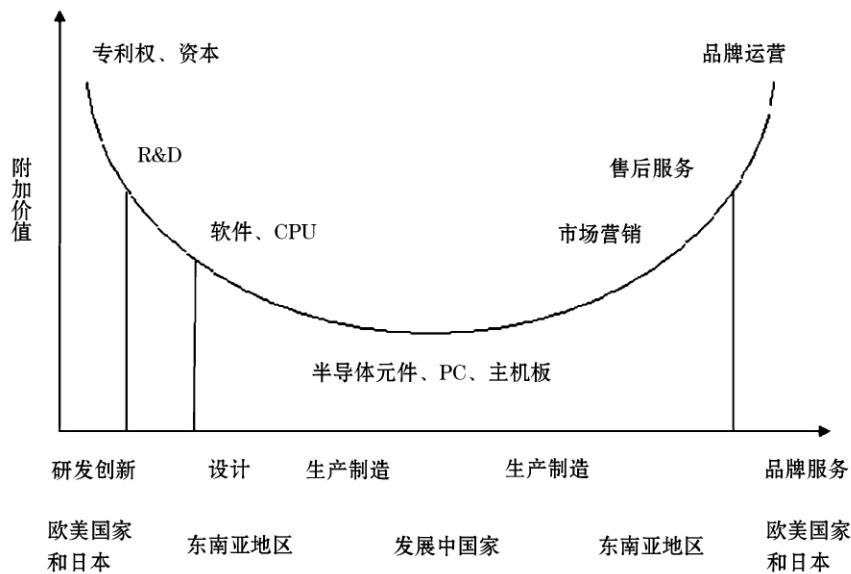
三、全球价值链中的地方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的现实描述和升级轨迹

目前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更适用于制造外包,并不完全适合服务外包。但是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概念,比如治理、动力机制和升级方式等同样适用于分析服务外包。因此,借鉴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思想,结合服务外包的自身特点,对我国典型的服务外包聚集地——宁波服务外包产业中集聚度较高的嵌入式软件研发产业和物流外包产业进行价值链分析,将有助于理解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攀升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途径、机制和内在机理,以期寻求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升级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政策组合。

1. 全球价值链下宁波嵌入式软件外包产业

下图描述了全球价值链下的电子信息产业各环节附加值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这条价值链具有混合型驱动的特征,价值分布曲线类似于通常的“微笑”曲线。这个产业链条不仅包括服务业,同时也将制造业融入其中。从图 1 中可以发现,宁波的嵌入式软件研发产业处于这条价值增值曲线的下端。虽然相对于“长三角”地区聚集的大量制造业,宁波的嵌入式软件研发产业的附加值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全球价值链中左上方的专利权、资本、设计和研发,以及右上方的营销、售后服务、品牌运营等环节相比,其价值增值程度仍极其有限。同时,宁波在人力资源、技术水平、服务品牌、管理方式等方面与上海、杭州等软件外包产业较为发达的城市相比,也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宁波的许多软件企业无法直接承接技术含量较高、合同金额较大的国际服务外包项目,只能通过承接由上海、大连等地区实力较强

企业分包出来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借助这种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这种方式降低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门槛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风险 ,但却使产品价值增值空间受到挤压 ,不利于宁波嵌入式软件研发产业的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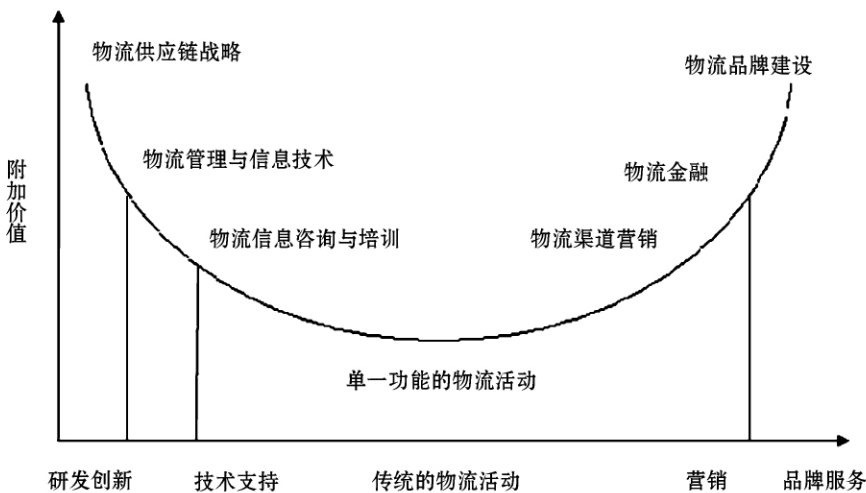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引自张辉等:《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4]

2. 全球价值链下宁波物流外包产业

与全球价值链下电子信息产业各环节附加值分布情况相类似 ,全球价值链中的物流产业附加值的分布曲线也属于“U”字形的微笑曲线。品牌服务与研发创新服务依然占据价值链的高端 ,并且具有越来越大的附加值优势。相反的 ,为数众多的从事单一功能的物流企业只能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 ,所获得的附加值十分有限^[5]。

根据笔者 2009 年主持的一项调研发现 ,宁波的物流外包产业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态势。主要表现为: 宁波既有占据价值链高端的第四方物流企业 ,同时又有大量中小型民营物流企业从事单一功能的物流活动。从整体上看 ,大多数的宁波物流企业还停留在单一功能的物流企业阶段 ,业务范围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物流业务环节 ,忽视对于物流增值服务的开发。因此 ,宁波的物流外包产业整体上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产业附加值较低。可喜的是 ,宁波市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正在大力发展包括第四方物流在内的现代物流体系 ,以期逐步提高其物流外包产业的附加值。



资料来源: 根据桂寿平、陆茵、张智勇、石永强文章整理^[6]

3. 全球价值链下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的升级轨迹

通过对宁波市嵌入式软件产业和物流外包产业的分析可以发现 ,中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初期都被动地选择了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作为突破口 ,主要通过利用较为

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承接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服务外包项目。虽然相对制造外包产业而言,服务外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已经有所提升,但由于缺少专利技术、品牌、销售渠道和资金等核心资源,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很难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所承接的业务很大一部分来自发达国家服务外包承接商的转包。由于服务外包企业缺少核心资源,未能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为数众多的服务外包企业只能通过残酷的“同质竞争”赢得生存的机会,使本已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服务外包企业陷入更被动的局面。这种局面很类似 Humphrey 和 Schmitz 所阐述的“被俘获”理论。但与那些悲观主义理论观点所不同的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正在努力尝试通过一些新兴的服务外包领域跳过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直接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或者通过利用在特定领域中不断增强的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投入的优势,努力攀登价值链的高端^[7]。与此同时,更多的服务外包企业也在积极寻求借助地方产业集群,支持企业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由于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的驱动方式不同,处于不同驱动力的价值链中的某个价值环节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轨迹也有很大区别。在承接方驱动的价值链中,地方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的升级轨迹可以概括为“服务质量升级—服务产品升级—服务关系升级”。服务质量升级是指服务外包企业通过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升服务产品的质量,使不同企业所提供的同种服务产品呈现差异化。服务产品升级是指通过放弃原有附加值较低的服务产品,转而生产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实现在价值链上的攀升。服务关系升级是指与其他企业在合作关系上的转变,从而获得更高的附加价值。在这一升级轨迹中,服务质量升级相对容易实现,其后的升级过程难度逐步加大,耗费的时间也会不断增长。其中,服务关系升级往往很难实现,这需要企业拥有垄断性优势,才能实现这一升级过程。目前,多数企业还停留在服务质量升级与服务产品升级的过程中。

与承接方驱动的价值链中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的升级轨迹相反,发包方驱动的价值链中产业集群的升级轨迹一般是“服务关系升级—服务产品升级—服务质量升级”的过程。在这一升级过程中,服务关系升级往往最容易实现;相反,服务质量升级却是耗费时间最长、最难完成的升级过程。在产业集群升级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甚至多次出现反复的情况,即由一个较高层级的升级过程倒退回一个交替层级的升级过程,例如由服务产品升级过程退回到服务质量升级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地方产业集群仍会沿着“服务质量升级—服务产品升级—服务关系升级”(或相反)的轨迹完成产业升级。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粗具规模,但就总体而言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还没有真正摆脱“低端道路”的束缚。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服务外包发展道路,以打破发达国家在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所设置的各种障碍。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强化产学研相结合,鼓励企业建立校企合作的服务外包人才综合培训和实验基地,大力培养适合服务外包企业发展需要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同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鼓励海外服务外包人才回国创办服务外包企业。

第二,积极培育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高端环节的大企业,特别是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鼓励企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发挥其在管理、技术和销售等方面的产业领军作用。

第三,充分利用上海、北京、大连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辐射作用,将服务外包产业逐步由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延伸,建立城市间的联动机制,促进各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协调发展。

第四,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利用内需助推服务外包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志彪.生产者服务业及其集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键要素与实现机制[J].中国经济问题,2008(1).
- [2] 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48(1):37-70.
- [3] Gramer C.. Can Africa Industrialize by Processing Primary Commodities? The Case of Mozambican Cashew nuts[J]. World Development,1999,27(7):1247-1266.
- [4] 张辉,等.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5] 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 [6] 桂寿平,陆茵,张智勇,石永强.物流产业价值链及其运行机制[J].商业研究,2009(8).
- [7] 江小娟,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陈淑华)